



云南日报文史哲丛书



云南文史博览

云南日报理论部 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15097.4
Y968

云南日报文史哲丛书

云南文史博览

云南日报理论部 编



SBJ 100.02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南文史博览/云南日报理论部主编.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 7

(云南日报文史哲丛书)

ISBN 7-222-03739-X

I. 云... II. 云... III. 文史资料—云南省

IV. K297.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9810 号

责任编辑 王小燕 冯 琰

封面设计 杨晓东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云南日报文史哲丛书 云南文史博览
作 者	云南日报理论部 主编
出 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rm. peoplespace. net
E-mail	rmszbs@public. km. yn. cn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23.75
字 数	450 千
版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排 版	云南里程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
书 号	ISBN 7-222-03739-X
定 价	28.00 元

尊敬的读者: 若您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前言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是古人说过的一句话，意思是要了解现在，需要了解历史。而多年以来，我们说起云南，总是自然资源谈的多，人文资源说的少；省外许多人，甚至包括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对云南的认识，往往局限于“植物王国”、“动物王国”、“有色金属王国”。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回首云南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在云南的历史长河中，同样有着无数可资利用和借鉴的人文资源，同样充满流光溢彩的明珠。在那里，极目远观，有170万年前“元谋人”最先燃起的熊熊篝火，有古老的椎髻之民——滇族创造的辉煌的青铜文化，有被誉为“已冠古今”的“二爨”碑，有郑和七下“西洋”的浩荡船队，有钱沅不惧权奸，上书参倒清代贪官和珅的浩然正气……为了这片神奇美丽的土地，“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各民族的无数仁人志士创立了多少伟业丰功；审视百年，抗法斗争、重九起义、护国起义、滇西抗战、云南和平起义等一系列在中国大地上并不多见的胜利，更是云南历史乃至中国

历史长河中光照千秋的辉煌篇章。所有这些，都不应该为光阴的流逝而冲淡，也不能让世俗的尘埃所湮埋。我们所开辟的《文史哲》专刊，就是要为您当好畅游云南历史长河的向导，作展现云南历史文化珍宝的园地。《滇史钩沉》从历史的源头开始，展现云南自古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轨迹；《近代风云》记述近现代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史实；《滇边文化觅踪》追寻云南民族文化的深厚内涵；《古滇文化》展示云南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哲学漫议》话说古今哲学思想，特别是云南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还有《文史随笔》《方志拾穗》《云南掌故》《边城旧事》等大批具有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的专栏，将荡开历史的烽烟，抹去沧海桑田变幻留下的尘埃，为开发云南丰富的人文资源，深化对省情的认识，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为建设旅游大省、民族文化大省，为改革开放，为开阔您的眼界服务。

（本文原为《云南日报·文史哲》专刊发刊词）

目 录

滇史钩沉

- 滇云历史话源头/2
- 话说滇王印 遥想古滇国/3
- 牛虎铜案——云南青铜文化的象征/4
- 汉习楼船及其启示/5
- 中原文化南渐及昭通汉孟孝琚碑/7
- 诸葛亮南征的意义/8
- 爨文化与两爨碑/9
- 隋朝对云南的治理/12
- 唐标铁柱记丰功/13
- 南诏的崛起/14
- 天宝战争与云南/17
- 德化碑与南诏归唐/18
- 白居易与南诏国/19
- 南诏军事人才的培养与选拔/21
- 南诏文职官吏的培养与选拔/22
- 南诏的衰亡与大理国的建立/24
- 话说“宋挥玉斧”/26
- 鄯阐府（昆明）的崛起与发展/28
- 元朝以前的昆明城/30
- “元跨革囊”的由来/32
- 赛典赤主滇和云南行中书省的建立/33
- 元代云南的屯田制度/35
- 梁段之争对云南的影响/37
- 明朝平定和统一云南/38
- 沐英镇守云南/40

- 显赫的明代云南沐氏家族/42
- 明代云南的卫所制度/44
- 明代云南的屯田制度/46
- 明代云南的私学教育/48
- 明军“三征麓川”/50
- 车里宣慰司的设立与西双版纳/51
- 谪居云南的明代状元杨升庵/53
- 徐霞客与明代云南/54
- 大西军进云南——内地农民起义军首次入滇/56
- 吴三桂封藩云南/57
- 削平三藩之乱 加强边疆治理/59
- 云南的土司制度/61
- 云南承宣布政使司的建立和“土流兼治”制度/63
- 近代云南的土司/65
- 云南的科举考试/66
- 历代云南有多少吃“皇粮”的官员/69

云南开发史话

- 西南经济开发的历史思考/74
- 沧海桑田话交通/76
- 石门清溪连滇川/77
- 云南的第一条国道与南方丝绸之路/78
- 是“丝绸之路”，还是“贝币之路”/80
- 抚今忆古话南昆/81
- 茶马古道源流长/82

影响超前的滇黔普安道/84
 纳西族建造的世界首座铁索桥/85
 滇铜川盐水陆运/86
 兴文银行与近代云南社会经济/87
 从“肩舆”到“人力车”、汽车通行——
 金碧路百年改造回顾/88
 滇缅路系胞波情/90
 滇越通道说今昔/91
 孙髯盘江水利说/92
 抗战以前的昆明公共汽车/93
 版纳驿路何时有/95
 陈碧笙漂流勇探澜沧江/96
 蒲得利试航金沙江/97
 万琮再闯金沙江/98
 临沧古道何处寻/98
 古滇江湖水运忙/99
 行千里如至邻家/101
 移卤就煤创奇迹/102
 红河航运的兴衰/103
 山间铃响马帮来/104
 清代开修金沙江航运纪略/106
 近代云南曾筹款建滇邕铁路/107
 孙中山与南昆铁路/109
 云南第一条省际公路/110
 云南邮政旧话/111
 云南最早生产白铜/113
 哈尼族造纸史略/114
 吴尚贤与佤山银矿/115
 云南历史上的宝石贸易/117
 永昌料丝灯/117
 云南特产出口创汇的先例/119
 唐代云南的农业/120
 清代云南的山区开发/121

云南掌故

明代应天府柳树湾高石坎的发现/126
 徐霞客误游清溪水/127
 徐霞客修志鸡足山/128
 徐霞客在安宁/129
 杨升庵与大理/131
 云南边地无城池/132
 云南宝石何处有/133
 云南为何尊奉王羲之/134
 “铁皮褥”趣谈/135
 南诏三宝大理刀/136
 大理三月街史话/137
 凉亭——古代昆明送别之地/139
 滇西有个“孟获寨”/139
 嵩明有座“孟获岩”/140
 南诏大理国的汉文和白文/141
 安宁温泉大理雪/142
 《菩萨蛮》词牌源于云南/142
 惠通桥始建及命名年代考辨/144
 端午习俗溯源/145
 “来试三迤碧玉泉”写于何年/147
 护国运动与“护国寺”/148
 中法战争中滇军创造的战术/149
 近代云南的海关/150
 唐代诗人与滇西红藤杖/152
 古代苗族的“三制”/153
 三百年前滇南的火把节/154
 漫话鸡枞/155
 南诏大理国的国号和王号/156
 辛亥以后的云南军政首脑/157
 “牛虎铜案”上是什么牛/158
 南诏“先师”与元初“汉佛”/159

状元楼的变迁和传说/160
 南诏为何要立《德化碑》/162
 中秋习俗小考/163
 四桥跨金沙一县拥数“最”/164
 南诏大理国的官制和军制/165
 老昆明的蔡公祠/166
 古昆仑山在云南/167
 闲话昆明城墙/168
 丽江古城始建年代小考/169
 袁滋不惧艰辛出使南诏/171
 何谓“鸟道雄关”/172
 纪晓岚之父曾官云南/173
 南诏的禁军与御林军/174
 郑和幼年流落镇南考/175
 话说“可望滇池”/176
 曹溪寺崇祯御书的由来/176
 明代云南的三所书院/177
 伊里布“数瓦沟”/178
 彩云之南春城多/179
 鹤庆象跪石考/180
 清末云南边境禁烟告示/180
 九隆神话与南诏王室/181
 云南也有“五岳”/182
 大理三塔并非“堆土建塔”/183
 玉带云与大理石/184
 慈禧西逃与虚云入滇/185
 南诏大理国的佛教流派/186
 永昌桐华布/187
 安宁温泉最早的题石/188
 两位“张冲”轶事/190
 滇池之源何处寻/190
 郑和下西洋的宝船记载可信吗/191
 欧阳修为巍山姚氏族谱写序/193
 唐代别体字在云南的流行/194

元代云南王梁王记事/194
 祥云梁王山的梁王遗迹/195
 清末商界奇人王炽/197
 “竿桥”与“竿马”/198
 永昌郡治的变迁/199
 明代保山的太监“镇守之祸”/200
 韶山毛氏与永胜毛氏/201

滇史之谜

扑朔迷离的庄跻开滇/206
 古“滇人”到哪儿去了/207
 读史溯源话金碧/208
 “金马碧鸡”传千载/210
 金碧交辉几时见/211
 “金马碧鸡”应为自然幻象/212
 夜郎国探秘/212
 阿育王三子是否抵滇传佛/214
 哀牢与南诏有何关系/215
 李宓是如何战死的/217
 建文帝流亡云南之谜/218
 明代方志为何少有兰茂记载/225

文物古迹

独具特色的古代云南青铜器/228
 青铜国宝——牛虎铜案/229
 “铜房子”——滇王之庙的来历及其他/230
 “滇王金印”——汉朝统治云南的标志/231
 滇国重器——虎鹿牛青铜贮贝器/232
 展现古滇骑士风采的鍍金骑士贮贝器/233
 方寸之间动心弦/234

祭社祷牲和“牢礼”——滇王墓铜器中的古制/235

礼器?农具?——滇文化中的青铜锄/236

生死瞬间——青铜扣饰猎食物场景/238

“吊人铜矛”隐含的历史/239

制作精美的青铜群猴扣饰/240

女跪俑上看锦绣/241

古滇国的铜葫芦笙/242

华美秀丽的古滇金剑鞘/243

云南古代的战马、马具及马铠/244

云南——铜鼓的故乡/246

昭通东晋墓壁画/247

武则天时的《王仁求碑》/249

南诏遗村——云龙诺邓/250

安宁法华寺石窟/251

将军洞与将军庙/253

大理古塔与佛教在大理的传播/254

大理观音庵/255

云南的孔庙和孔子铜像溯源/256

精美绝伦的洮酒渊源坊/258

安宁温泉题刻/259

建水学政考棚/260

云南保存最完整的傣族土司官邸/261

禄丰星宿桥/262

展示白族建筑文化思想的剑川景风阁/263

罕见的《孔子弦诵图》石刻/264

宜良的唐代古塔/265

云南最大的塔林/266

云南的“禹碑”/268

巍宝山——文物的宝山/269

官渡妙湛寺东塔/270

临沧的古塔/271

思陀土司署忆旧/272

元阳勐弄土寨衙门见闻/274

南诏王的“权杖”和兵器/274

方志史籍

杨终与《哀牢传》/278

《维西见闻记》中的几种民族器物/279

地方纪事本末体史书——《滇考》/280

明代重要文献《关中奏议》/281

云南最早的诗歌总集/282

记事雅洁的地方志书——《滇略》/283

思茅的傣文方志/284

西双版纳方志遗珠今何在/285

云南发现微型古籍珍品/286

《滇志》——明代云南地方志之善本/287

影响深远的《郑和航海图》/288

一本珍贵的侨史乡土文献/289

傣医典籍的文采/291

《哀牢夷雄列传》之谜/292

唐继尧的《会泽笔记》/293

南诏小百科全书《云南志》/294

鲜为人知的《水摆夷风土记》/295

洛克与《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296

西双版纳方志始于何时/297

博学多才的兰茂与《滇南本草》/298

关于西南学的早期刊物/300

沧源县第一部志书/301

云南最古老的兰花诗/302

第一部傣雅语专著/303

云南最早的普通逻辑著作/304

第一部《傣族文学史》/305

最早的双版纳风土志/306

西双版纳最早的傣语剧目/307

文史随笔

- 钟情万家坝/310
- 郑板桥的人品/311
- 袁嘉谷的勇气/312
- 云南几多封闭线/313
- 丽江古城丽江人/318
- 遥望当年科举路/319
- 香格里拉漫话/320
- 重视文物与重视历史/326
- 文物——历史文化名城的瑰宝/327
- 以清白传子孙/329
- 重振云南老字号/330
- 别怠慢“昆明老街”/331
- 争抢“夜郎”的启示/332
- 从北京的胡同简介牌说起/333
- 悲喜护国桥/335
- 义利之辩与儒商作风/336
- 也说“春城无处不飞花”/337
- 提倡穿戴民族服饰/338

地名源流

云南名称的演变与进展/342

- 云南地区历代称谓探讨/344
- 众说纷纭的云南释名/346
- 云南县——云南省名的起源地/348
- 地名谈趣/349
- 澜沧江名称小考/350
- “春城”之名谁提出/351
- “春城”起源又一说/353
- 西双版纳探名/354
- 车里及其他/355
- 扎西及威信县名的由来/356
- 巧家：人名变县名/356
- 大关县名四说/357
- “六凉”与“陆良”/357
- “元谋”的得名与“金马”的传说/358
- 富源县地名拾趣/359
- 云南的四个“石鼓”地名/361
- “弄栋”小考/361
- 洱海名称的由来/363
- 云南的“鸡鸣四县”之地/364
- “弥勒”县名由来/365
- “呈贡”县名源于彝语/366
- 云南澄江名称释疑/366
- 和顺古地名考释/367
- 博南山·博南县·博南古道/368

后 记/370



滇云历史话源头

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是誰，他们从何而来，一直是世人关注的话题。盘古开天地，女娲泥塑人，那是远古的神话，不足为信；三皇五帝治乾坤，也只是黄河流域的事。说起我们云南的历史源流，无妨将眼光放远，一直追寻到百万年前的史前时代。

1965年，我国地质部科学研究院地质力学研究所钱方、浦庆余等几位青年学者到云南省元谋进行地质调查，在县城东北那蚌村后的小丘梁子上采集到大量的云南马、鹿、牛、剑齿象、剑齿虎等早期哺乳动物的化石。同时，就在这年“五一”这一天，他们发现了两颗化石程度很深、外形似人牙的门齿化石。后经地质博物馆鉴定，这两颗门牙化石的形态与50~6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同类化石基本相似，但也有些差异。这种差异，一部分反映了他比北京人更具有原始性，生存年代更早；一部分反映了他具有从纤细南猿向直立人过渡的特征。他已属于直立人类型，便定名为直立人、元谋新亚种，简称“元谋人”，其生存年代在170万年前，是我国最早的人类。“元谋人”的发现，使我们追寻云南祖先的目光，延伸到了170万年前。这是足以让每一个云南人都引以为豪的大发现，而更足以自豪的是在“元谋人”化石产地的地层中，发现了大量的炭屑，在有炭屑的地方，还有一些颜色发黑的骨头，经科学鉴定为用火烧烤过的骨头，这说明“元谋人”是迄今所知最早用

火的人类；而会用火，是人类文化发展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云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170万年前的“元谋人”，而当我们再把目光放远，还会看到更新奇的光芒。1980年4月9日，在与“元谋人”发现地仅一县之隔，直径不到50公里的禄丰石灰坝，又出土了世界上第一个完整的腊玛古猿头骨化石，这在人类起源研究上，是举足轻重的发现。人们都知道，人类是从古猿演化发展而来的，古猿有很多种类，并不是每一类古猿都有希望演化成人类，只有腊玛古猿最具有条件。经专家研究，禄丰腊玛古猿生存于800万年前，其特征介于猿和人之间，显示了从猿到人的过渡性质，其中许多特征已经和人接近，如枕骨大孔的位置、头骨形态、齿弓形态、牙齿结构等。尤其是枕骨大孔的位置比其他猿类更为靠前，表明禄丰古猿已能直立行走，手脚有了分工。因此禄丰腊玛古猿被多数学者首肯为人类的直系祖先。

为什么元谋、禄丰一带能够成为人类的一个发祥地呢？这要从云南特殊的地质史和生物史方面找答案。现在的滇中高原的前身是康滇古陆的中南部，它从距今10亿年到2亿年一直屹立在古大海中，而且是一个地理位置适中，长期相对稳定的大陆，这是3亿年前水生动物征服陆地和陆生动物起源、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陆生动物获得发展的前提。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得知，在“元谋人”和禄丰腊

玛古猿生活的地方，布满了亚热带植物和哺乳动物的化石，说明这一带气候温和湿润，植物茂盛，动物繁多，它们既是与人类相互竞雄的伙伴，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

依靠。有了这一切适宜人类繁衍生息的条件，也就决定了我们的远古祖先，将从这里走上创造人类文明的艰难旅途。

(钱成润)

话说滇王印

遥想古滇国

滇池盆地美丽富饶，滇池历史悠久神奇，滇池文物奇异迷离。1955年至1960年间，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滇池东岸的晋宁石寨山，先后发掘了数十座古墓葬，出土了4000多件珍贵的历史文物。其中，有一批制作十分独特的青铜贮贝器，



滇王之印纽 邢毅摄

表现出战争、祭祀、生产、生活的情景，栩栩如生。尤其引人注目的一枚金质、蛇纽、篆书的“滇王之印”，方形，蟠蛇鳞纹，工艺精湛别致，

成为最具历史价值的文物。

石寨山文物的出土，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动的古滇民族文化历史画卷；“滇王之印”的发现，为我们了解何时出现“滇”，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大家都知道我们云南简称为“滇”，但是如果问起是先有“云南”之名，还是先有“滇”的名称，恐怕不少人难于回答。从历史文献我们可以看到，在秦汉时期，云南一带被称为“西南夷”。“滇王之印”的出土，说明在秦汉时期，就有了“滇”这个名称。至于为什么叫“滇”，有多种说法。《汉书·西南夷传·注》说：“地有滇池，因为名也。”而之

所以叫“滇池”，《后汉书·西南夷·滇王传》的说法是：“水源深广，而末更浅，有似倒流，故谓滇池。”《华阳国志·南中志》也持类似说法：“上源深广，下流浅狭，似如倒流，故曰滇池也。”这些说法虽然说明“滇”的名称出现得很早，该名称的起源是因为有“滇池”，但是对为何叫“滇池”，上述解释似乎缺乏证据。所以《水经注·温水注》就表示怀疑：“以池水颠倒而流，故称滇池，此乃汉语。”我们都知道，秦汉时代的滇池地区多系少数民族，所以才被称为“西南夷”，因而不可能有汉语地名。而从有关古代彝族、白族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知道，古代彝族、白族语称山间平地为“甸”，滇池四面环山，可能被叫做“甸池”，这个名称进入汉语后，就被按照汉语的习惯，凡江河湖泊的名称，都带上“水”旁，以同音的“滇”代替“甸”，记作“滇池”，又称“滇南泽”、“昆明湖”。

至于“滇王国”，古代文献记载不多。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说：“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据史料记载，秦朝时期，在开“五尺道”通云南后，曾在滇东北置官守治理云南的滇池一带。也就是说滇王统治的区域曾经隶属朝

廷。但是到西汉初年，又脱离汉王朝的统治，直到汉武帝元封二年（前 109），汉王朝“以兵临滇。滇王举国降，请置吏，入朝”。汉武帝接受滇王归附以后，“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印，复长其民”。当时“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滇王之印”的发现，印证了《史记》的记载，同时大批文物的出土，证明了这时期滇王国虽然还处于奴隶社会，但是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已经很发达。

西汉授滇王印以治理滇，但是这个地区并不平静。西汉昭帝始元元年（前 86），“益州夷二十四邑三万人皆反”，西汉王

朝历时五年之久，才得以平定，“斩首捕虏五万余级，获畜产十余万”。

滇王国在这些动荡中深受影响，其南邻“昀町侯（治地在今蒙自、文山一带）亡波率其邑君长人民击反者，斩首捕虏有功”而被加封为“昀町王”。从此，“滇王”之名不再见诸史册，古滇国也就湮没于历史长河中，只在云南的简称中留下了永久的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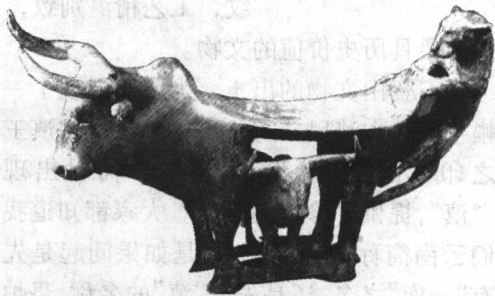
（李学忠）



牛虎铜案——云南青铜文化的象征

在距滇池约 500 米的晋宁县石寨山腰，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于 1955 年至 1960 年期间，先后发掘出大批出土文物。从这些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乐器、宗教仪式用品等出土文物的构思、造型、制作来看，充分展示了古滇国各族人民经历着的旧石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的历史文化。随后，在江川李家山、安宁太极山、楚雄万家坝等地，又出土了大量的青铜文物，更为我们展现了特色鲜明的云南青铜文化，管中窥豹，在云南众多的青铜出土文物中有一件奇妙逼真、活灵活现的“牛虎铜案”，堪称古代艺术珍品，中华文物瑰宝。图案全形为一头大牛成案身主体，双角前伸猛击，牛头结实有力，劲峰突起，重心前倾。尾后一头猛虎上扑咬尾，势均力敌，雄奇平

稳。别有生气的是一头小牛在大牛腹下横住，纵横交错。虎动牛稳，动静和谐，充满生命的艺术活力。



江川李家山出土的牛虎铜案 邢毅摄

“牛虎铜案”堪称云南出土的大批青铜器之一绝，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独特的民族风格，是我国青铜文化中自成一体的青铜文化类型——云南青铜文化或滇文化的代表作品。此铜案由青铜铸造，动物格

斗，仅为牛虎两种动物，一方面说明古滇国在青铜制作工艺上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另一方面古滇国少数民族对动物，特别是对牛和虎图腾的崇拜，表明了少数民族的性格特征。

滇文化和我国青铜文化，特别是和我国东南沿海的青铜文化，其特征大同小异。云南至今考古发掘的出土青铜时代文物上万件，青铜约占70%左右，它所展现的文化特征丰富多彩，多姿婀娜。使我们看到古滇青铜文化时代人们种植稻谷，喜食异物；使用青铜钺、青铜农具，精于纺织；居住“干栏”，铸造铜鼓、一字格剑、羊角纽钟；以图代文、文身绣脚、习

水操舟、跣脚佩环、珍重海贝、崇拜动物等各种习俗。总之，经济生产、社会生活、宗教信仰、居住装饰各个方面，都在出土的文物中得到了充分展现。滇文化在我国青铜文化中，从数量到质量上均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仅青铜农具的总数就大大超过全国，证实了云南自古以来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的滇文化发展繁荣的基础。而独具特色的铜锄、铜镰、铜鼓、编钟和羊角编钟、铜葫芦笙等，更是全面地饱含着滇文化的真谛，说明云南早在我国的商代就进入青铜时代。

(李学忠)

汉习楼船及其启示

毛泽东同志在和柳亚子的诗词中曾写道：“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其中的“昆明池”，即是指北京颐和园万寿山下一波光摇曳千顷池面的人造湖泊。按理说，北京与昆明相距数千里之遥，京城开凿的人工湖泊，怎么会与云南边疆的一个地名联系在一起？不仅如此，纵观历史，我国封建王朝的京城中，几乎都有一个冠以“昆明池”名称的人工挖掘的湖泊。为什么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在京城修建的湖泊，会不约而同地采用远在数千里之遥边疆的一地名来命名？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两千多年前“汉习楼船”的一段历史说起：

“昆明”一词，始见于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据有关人士考证，“昆明”最早是古代云南少数民族称谓的

音译演化而来。《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

“昆”即昆明族之别称，古代昆明族，在早期的史书中也有称“昆弥”者。昆明族傍水而居，据我省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考证，是指居住在古代叶榆（今大理）洱海地区的游牧民族，但也有人认为是指居住在滇池地区的游牧民族。后来，昆明逐渐演化为地名。

西汉时期，为消除匈奴的长期侵扰，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准备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公元前122年，张骞从西域返回长安，向汉武帝报告在大夏国（今阿富汗）看到中国产的蜀布和箠竹杖，据说是从身毒国（今印度）贩运去的，估计西南夷可通印度。汉武帝对此极为重视，派遣使者“四道并出”，以探求通往身毒国

的道路。然而，当汉朝使者来到傍水而居的昆明族地区时，“昆明之属……辄杀略汉使，终莫能通”（《史记·西南夷列传》）。汉武帝一怒之下，决心以武力讨伐昆明，便征发因犯罪遭贬谪的官吏在长安西南开凿了一个周围四十里的人工湖，称之为“昆明池”，以象征洱海（一说滇池），演习水战，准备以武力打通通往印度的道路。司马迁在《史记·平淮准书》中记载了当时的盛况：“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沿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后来，汉武帝的讨伐之役因故未能付诸行动。但从此以后，历代封建帝王都将在京城修建的人工湖，沿袭称为“昆明池”。

汉武帝用来演习征战的楼船，虽然最终没有派上用场，但却为后世留下了“汉习楼船”这一著名的历史典故。从这一历史典故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商品是无脚的使者。在人类社会，只要出现了商品和商品交换，便会随着需求而出现不同地域之间的流通。从而开辟出一条条商道来。这些商道，往往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率先从民间产生而世代相传袭，古蜀身毒道即是一个明证。虽说秦开五尺道距汉武帝时已约百年，但对于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存在的以蜀身毒道为代表的南方丝绸之路，朝廷却仍然毫不知晓，想自己开条通道，却又受阻昆明，以致演习楼船欲诉诸武力。汉武帝雄才大略开疆拓土，却无力打通早已存在的南方丝绸之路。商品的力量超出了封建统治者的意志，这是值得深思的。

其次，南方丝绸之路是对外开放之

路。虽说南方丝绸之路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的历史，但在振兴云南和走出国门的今天来说，对这条西南通向世界的商业通道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价值，我们的认识却令人遗憾地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云南地处边疆，与越南、缅甸和老挝三国接壤，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以滇池地区为中心而向外辐射的对外开放商业通道，如从大理经迪庆进西藏到印度的茶马古道；从昆明经思茅、版纳到缅甸、泰国的丝茶古道；从昆明经红河、文山通往越南的滇交趾古道；从昆明经大理到保山的博南古道；以及从四川经昭通、昆明、大理、保山到腾冲，再由腾冲猴桥出境，经缅甸通往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南亚次大陆的古蜀身毒道即南方丝绸之路等。这些对外商业通道，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一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清末民初时期，南方丝路作为沟通云南与东南亚、南亚的重要商业通道，曾经辉煌过，每天商业马帮络绎不绝，腾冲、保山因此发展成为当时繁华的通商重镇。抗日战争中，史迪威公路即滇缅公路成为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唯一陆上通道，以其肩负着世界各国援华战略物资的运输重任而举世瞩目。可以说，近代云南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是与这些重要的对外开放商道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

第三，开发南亚次大陆市场不可忽视。与走向东南亚的思路相比，开发通往南亚次大陆和西亚商业市场的设想，还远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其实，汉武帝欲打通的蜀身毒道，其走向就是要通往印巴次大陆，南亚人口超过10亿，是紧随东南亚之后的发展前景较好的地区之一，通过

南亚次大陆，还可进入西亚这个盛产石油的“黄金市场”。二千多年以前，汉武帝不可能想到“黄金市场”，但他却一心

想打通蜀身毒道。如今，我们从“汉习楼船”中获得的，当然不应该仅仅只是一个历史典故而已。(李成鼎)

中原文化南渐及昭通汉孟孝琚碑

1901年，在昭通白泥井发掘出土了一块墓碑。该碑上端残缺，高1.33米，宽0.96米，上嵌刻有龙虎龟纹。碑上共有15行碑文，每行残存21字，内容主要是记述碑主孟孝琚的生平。根据碑文



汉孟孝琚碑 陈孝宁 提供

记述，孟孝琚，原名孟广宗，是汉严道（今四川雅安）君的曾孙、武阳令的小儿子。孟孝琚12岁随父亲到武阳（今四川境内）学《韩

诗》、《孝经》，博览群书，改名孟琚，字孝琚，先聘蜀郡何彦珍女，未婚而歿。该碑系其父下属官员借以表示哀悼所刻，并送归葬于孟孝琚的家乡朱提（昭通）。碑的具体年代不详，碑文中仅“丙申”二字，据此，考证家诸说纷纭，从西汉河平四年（前25），东汉建武十二年（36），永元八年（96），永寿二年（156），永寿三年（157），到建安二十一年（216）等，共有六种说法，前后相差达340年。但从碑

的官制、字体、文风等因素来考证，多数认为以东汉永寿二、三年为宜。

昭通孟孝琚碑，是我省迄今发现历史年代最早的汉碑。孟孝琚碑的发现，具有十分深远的重要意义。秦汉时期的墓葬，不少是有墓无碑或有碑无铭文，而孟孝琚碑的铭文竟多达百字以上，这是极其不寻常的。加之，孟孝琚碑字体在篆隶之间，取势横扁，左右舒展，笔画遒劲古朴，打破了书法界曾流行的“北方南圆”传统旧说。梁启超因此而慨叹不已，认为孟孝琚碑可以探索“汉隶与今隶递嬗痕迹”，在书法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不仅如此，通过对孟孝琚碑的研究，我们可以探寻秦汉时期云南边疆的社会文化发展情况，折射出当时中原文化对云南的重要影响。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对云南的治理，主要集中在开凿五尺道和设郡、置吏上。随着这些措施的贯彻实施，一些内地的汉人，特别是蜀、巴、黔即今四川、重庆、贵州等地区的汉人，开始陆续进入滇东北或滇中地区并定居下来，或聚居在一定区域，或与当地土著民族融合为一体，共同开发当地的经济，极大地促进了云南与中原文化的联系，使云南，特别是沿五尺道一线滇东北与滇中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得到较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这些汉人或“夷化”的汉人，由于其掌握

着相对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便逐步成为滇东北与滇中地区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豪门望族，即《华阳国志·南中志》中所述的以焦、雍、姜、爨、孟、量、毛、李等为代表的大姓，这就是后世所称之的“南中大姓”。这些豪门望族，往往成为朝廷在当地的依靠对象而被任命为地方官吏，充当代表中央朝廷统治边疆地区的代言人，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形成云南的一股强大地方势力（三国时期占地割据乃至反叛朝廷的雍闿、高定、孟获等大姓，便是南中大姓中的一批地方势力）。孟孝琚的祖辈，就是属于这样的地方官吏。由于受内地中央政权的影响和熏陶，这些“大姓”或官吏们都比较重视学习中原文化，特别是学习儒家文化，并世代沿袭相传。这一点，在昭通汉孟孝琚碑中得

到了充分的体现。孟孝琚碑文中，除上述“学《韩诗》、《孝经》”等内容外，还出现了“孔子大圣”的字样，说明当时中原文化已逐步南渐而深入到云南。中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对云南的影响，已经是根深蒂固不容忽视的了。

昭通孟孝琚碑的发掘，是我省早期文明史的一个文物实证，它为我们窥探1800多年前云南的历史概貌，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孟孝琚碑出土后，当时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被誉为“滇南瑰宝”、“稀世之珍”、“古汉碑第一”。许多学者纷纷进行考证研究，认为不仅对研究云南历史，而且对研究我国的墓葬、书法史和云南边疆史，以及中原文化南渐对滇文化的交融影响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李成鼎）

诸葛亮南征的意义

公元225年（蜀汉建兴三年），为稳定蜀汉局势，诸葛亮亲自率兵从成都南征云贵高原。南征的路线分为三股，东路派马忠为牂牁（今滇东、黔西南）太守，带兵进攻朱褒；中路派庾降都督李恢由平夷（今贵州毕节）进攻雍闿、孟获盘踞的建宁（今曲靖、沾益）；西路则自己统领主力进攻越巂（今黔西、滇西北）高定。诸葛亮由安上（今四川屏山）进攻卑水（今四川昭觉）之时，雍闿、孟获准备由越巂进攻永昌（今云南保山），并渡江进入越巂境。诸葛亮原计划等待高定军众集合，再部署阵战，不料雍闿突然被高定部曲所杀，引起混乱，于是蜀军利用时机杀了高定。孟获率

领雍闿众部回渡泸水（今金沙江），由堂狼（今会泽、巧家）向建宁撤退。

公元225年5月，诸葛亮一路胜利前进，渡过金沙江跟踪追击孟获，按照既定的“攻心为上”的方针，“七擒七纵”孟获，孟获深受感动，对诸葛亮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诸葛亮随后顺利进军到达滇池流域。

诸葛亮率部南征以及对南中地区采取的“和抚”方针，具有深远的影响。其一，公元220~222年，我国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公元223年，刘备率兵攻吴失败，撤军途中死于永安。此